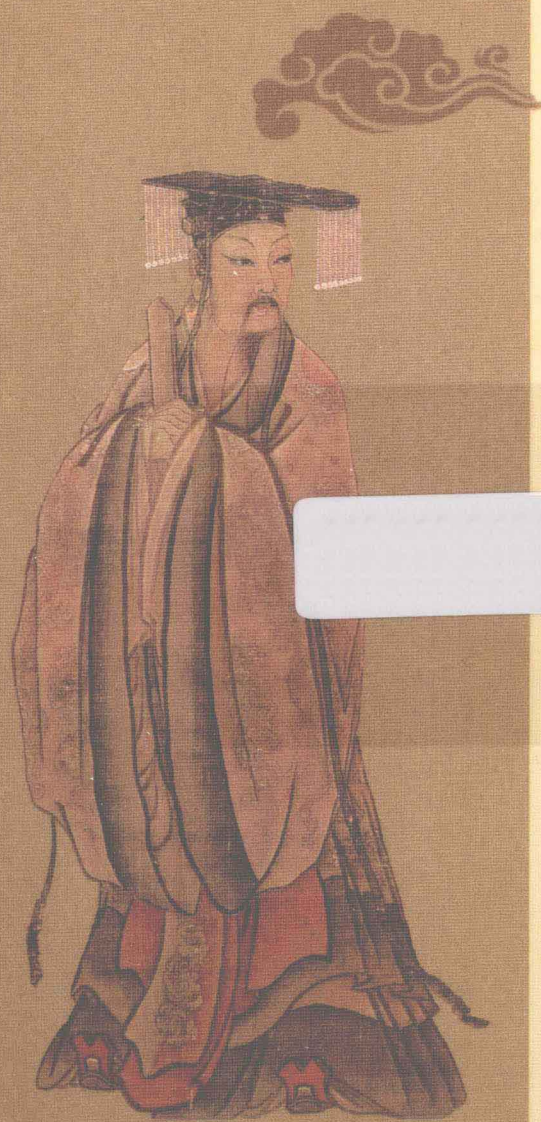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通史演义



绣像珍藏本

克勤于邦 燕民乃粒
鷹投在躬 腹中允執
恩酒好言 九功由立
不悅不給 振古莫及

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【绣像珍藏版】

中国通史

常州图书馆藏章

第九册

全编

全编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通史演义全编. 第9卷 / 钟毓龙等著. — 3版. — 长春: 吉林人民出版社, 2009.9
ISBN 978-7-206-02833-5

I. 中… II. 钟… III. 章回小说—中国—现代 IV. I246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178657号

中国通史演义全编

作 者: 钟毓龙 等
责任编辑: 付烈臣
总 策 划: 三读藏书馆
出版发行: 吉林人民出版社
社 址: 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
邮政编码: 130022
经 销: 新华书店
印 刷: 北京金威达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字 数: 14079 千字
印 张: 593.5 印张
印 数: 0001—3000 套
版 别: 2010 年7月北京第3版
印 次: 2010 年7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-7-206-02833-5
定 价: 2995.00 元 (全十四册)

ISBN 978-7-206-02833-5



第四十七回

攻玉壁高王疾作
据河南侯景叛生

话说蠕蠕公主貌虽美丽，性甚严急，在宫总行蠕蠕礼数。王欲得其欢心，于诸夫人尽皆疏远，待之独厚。然以旧宠相违，颇怀不乐。又三王秃突佳朝夕入宫请见，意甚厌之。一日，与公主同游南宫，设宴锦香亭上，小饮盘桓。谓公主曰：“此间宫院若何？”对曰：“山色如画，亭台幽雅，风景绝佳，真小洞天也。”王曰：“果如卿言，我宫中不及此地，吾与卿移居于此可乎？”公主曰：“大王爱此，妾亦爱也。”遂召秃突佳谓曰：“北府宫廷深远，人数众多，公主居内，不能与王叔常亲。今欲居此，王叔出入亦便。且王叔独居无偶，就于左院中娶一美妇作伴何如？”（说得委婉入情，听者自然悦从。）三王喜曰：“公主居此最好，但恐大王车马往来不便耳。”王见二人皆允，是夜遂留宿南宫。次日，将宫中所有尽行迁来。过了几日，自至凤仪堂迎娄妃还宫。（不动声色，处置停妥。）诸夫人处亦时时过去，心中遂绝牵挂。时交初夏，王在飞仙院与郑夫人宴饮，夜深方寝，偶犯风露，次日疾作。忙召太医调治，娄妃亲奉汤药，如是者半月。公主怪王不至，疑其见弃。或以病告，仍疑不信，大怀怨望。王闻其怒，不得已以步舆遮幔，扶病而来。公主迎入，见王真病，疑怨始解，病亦渐愈。今且按下不表。

且说宇文泰见东魏与蠕蠕通好，日夜虑其来寇。以玉壁地连东界，为关西障蔽，因厚集兵力，命王思政守之。继欲迁思政为荆州刺史，苦于无人替代，乃召思政问曰：“公往荆州，谁可代玉壁者？”思政曰：“诸臣中惟晋州刺史韦孝宽，（提明孝宽，伏后善守却敌之根。）智勇兼备，忠义自矢。使守其地，必为国家汤城之固。当今人才无逾此者。”泰曰：“吾亦久知其贤，今公保举，定属不谬。”乃使思政往荆州，孝宽镇玉壁。孝宽之任，简练材勇，广积刍粮，悉遵思政之旧。高王闻之，谓诸将曰：“前日不得志于玉壁者，以思政善守耳。今易他人镇之，吾取之如拉朽矣。”（但知思政善守，焉知孝宽更强。）段韶曰：“王欲西征，不如直捣关中，攻其不备，无徒屯兵坚城之下。”王曰：“不然。泰以玉壁为重镇，吾往攻之，西师必出，从而击之，蔑不胜矣！”诸将皆曰：“善。”



乃召高洋归镇并州，大发各郡人马，亲率诸将，往关西进发。

武定四年九月，兵至玉壁城。旌旗蔽野，金鼓震天，城中皆惧。孝宽安闲自若，或请济师于朝，孝宽曰：“朝廷委我守此，以我能御敌也。今有城可守，有兵可战。敌至，当用计破之，奚事纷纷求援，以贻朝廷之忧？诸君但遵吾令，以静制之，不久贼自退矣，何畏之有？”（即此数语，俱见识力。）乃下令坚守，不出一兵。高王停军城外，屡来挑战，城中寂然不应。乃四面攻击，昼夜不绝。孝宽亲到城上，随机拒敌。城中无水，汲于汾。高王令绝其水道，城中掘井以汲。又于城南筑土山，高出城上，令军士乘之而入。孝宽连夜筑楼，高出土山以御之。王使人谓之曰：“尔虽筑楼至天，我当掘地取汝。”乃凿穿地道，用孤虚法以攻之。孤虚者，取日辰相克，黄帝战法，避孤击虚，故王用之。引兵攻西北，而掘地道于东南。孝宽曰：“西北地形天险，非人力所能攻，彼不过虚张声势耳，当谨备东南。”乃掘长堑邀绝地道，选能战之士屯于堑上。外军穿地至堑，即擒杀之。又于堑下塞柴贮火，用皮排吹之，在地内者皆焦头烂额，东军死者千余人。高王大怒，造冲车攻城。车之所及，声如霹雳，城墙砖石碎落如雨，无不摧毁，守陴（pí女墙）皆恐。孝宽缝布为幔，随其所向张之，布既悬空，车不能坏。东军又作长竿，缚松麻于上，灌油加火，烧布焚楼。孝宽作长钩，利其刃，火竿将至，以钩遥割之，松麻尽落。东军又于城之四面穿地二十道，中施梁柱，纵火烧之，柱折城崩。孝宽随崩处竖木栅捍之，敌不得入。（一攻一拒，如善奕者紧紧相对，一着不让。）城外尽攻击之术，而城中守御有余。孝宽又夺据土山，东军不能制。王乃使仓曹参军祖珽（tǐng）说之曰：“君独守孤城，西方无救，恐不能全，杀身无益，何不降也？”孝宽报曰：“我城池严固，兵食有余，攻者自劳，守者自逸，（并非夸口，才实有余。）岂有旬日之间已须救援？特忧尔众有不返之危。孝宽关西男子，必不为降将军也！”（回得斩截有力。）珽复谓城中人曰：“韦城主受彼荣禄，或可复尔，以外军民何事相随入汤火中？”又射募格于城中云：“能斩城主降者，拜大尉，封开国公，赏帛万匹。”人拾之以献孝宽。孝宽手题书背，返射城外，云：“能斩高欢者，准此。”东魏苦攻五十余日，士卒死者七万余人，共为人冢。高王智力俱困，且惭且愤，因而疾发。又夜有大星坠于营中，析（lì马槽）马皆鸣，士卒惊恐。王知势难复留，十一月庚子，解围去。宇文泰初闻玉壁被围，诸将咸请出师，泰曰：“有孝宽在，必能御之，（信得真。）无烦往救也。且欢严兵而来，以攻玉壁，谓吾师必出，欲逞其彘突，侥幸一胜耳。此意孝宽能料之，故被兵以来，绝不遣一介行人求救于朝，正欲守孤城以挫其锋也。”于是不发一兵。（任尔智勇无敌，我只坚守自固，此司马仲达之所以待孔明也。欢其如泰何哉？）及东魏兵退，孝宽报捷。泰喜曰：“王思政可谓知人矣。”乃加孝宽为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其余守城将士

晋级有差。

方高王与病班师，军中讹言孝宽以劲弩射杀高王。孝宽令众唱曰：“高欢竖子，亲犯玉壁。劲弩一发，凶身自殒。”于是遍传人口。高王卧病，不与诸将相见。军士又闻讹言，皆怀惊惧。王知之，便命停军一日，扶病起坐外帐，召大小将士进见，将士皆喜。又集诸贵臣于内帐，开乐设饮。酒酣，使斛律金唱敕勒歌，其歌曰：

敕勒川，阴山下，天似穹庐罩四野。
天苍苍，野茫茫，风吹草低见牛羊。

王自和之，欷歔（xū）流涕，（英雄末路，同一可怜。）左右皆为挥泪。又谓金等曰：“今吾病甚，欲召子惠来此代总军事，而邺中又乏人主持。吾尝与孝先论兵，此子殊有才略，朝中事吾委孝先主之，何如？”金曰：“知臣莫若君，韶之才足当此任，愿王勿疑。”王乃令韶飞往晋阳，同高洋入邺，而换取高澄至军。澄闻召，以朝事悉托孝先，辞帝起行。方出府门，一异鸟飞来，小鸟从之者无数，向澄哀鸣。澄射之，鸟坠马前，视其状特异，众莫能识。皆曰：“此妖鸟也。”恶而弃之。（不祥之兆已见。）不一日，遇见大军，世子进营，拜王于帐下。王曰：“汝来乎？”澄应曰：“诺。”又曰：“汝来，天子知乎？”曰：“天子但知儿归晋阳，不知父王有病也。”王令权主军事，星夜回去。至晋阳，舆疾入府。娄妃及诸夫人见王病重，无不忧心。妃劝王息心静养，诸事皆委世子处分，王从之。

且说司徒侯景（捉侯景，伏下外叛之根。）右足偏短，弓马非所长，而胸多谋算，智略过人。东魏诸将若高敖曹、彭乐等皆勇冠一时，景常轻之曰：“此属皆如豕突，亦何能为？”又常言于王曰：“愿假精兵三万，横行天下，要须济江缚取萧衍老公，以为太平寺主。”王壮之，以其才略出众，使将兵十万，专制河南，倚任若己之半体。景又常轻高澄，谓司马子如曰：“高王在，吾不敢有异。一日无高王，吾不能与鲜卑小儿共事也。”子如掩其口，曰：“毋妄言。”澄微闻之，殊以为恨。及高王疾笃，乃诈为王书召之。先是景与王约曰：“今握兵在远，人易为诈，所赐书背请加微点，以别情伪。”王许之，澄不知也。景得书，翻视背无点，疑有变，遂不肯行。又闻王有疾，乃拥兵自固，以观天下之势。澄亦无如之何。一日，侍疾王侧，王熟视之，谓曰：“我病汝固当忧，但汝面更有余忧，何也？”澄未及对，王曰：“岂非忧侯景反耶？”（视其色而知所忧，高王实有非常之识。）澄曰：“然。”王曰：“侯景为我布衣交，屡立大功，引处台令，专制河南十四年矣。尝有飞扬跋扈（骄横放肆）之志，顾我能蓄养，非汝所能



驾驭也。今四方未定，我死之后，勿遽发哀，徐俟人心稍安，成丧未晚。库狄干鲜卑老公，斛律金敕勒老公，秉性迻直，终不负汝。可朱浑道元、刘丰生远来投我，必无异心。潘相乐本学道人，性和厚，汝兄弟当得其力。韩轨少戇（zhuàng 戇直），宜宽假之。彭乐心腹难得，宜防护之。堪敌侯景者，惟慕容绍宗，我故不贵之，以遗汝。他日景有变，可委绍宗讨之，必能平贼。”又曰：“段孝先忠亮仁厚，智勇兼全，亲戚之中，惟有此子，军旅大事可共筹之。我恐临危之时不能细嘱，故先以语汝。”（寥寥数十言，无非大计，以视老瞞之分香卖履，琐琐屑屑，相悬甚矣。）世子涕泣受命。继又叹曰：“邕山之战，吾不用陈元康之言，留患遗汝，死不瞑目，悔何及哉！”次日，蠕蠕公主来北府探病。娄妃恐王心不安，出外接见，平叙姊妹之礼，携手而入。时尔朱后、郑夫人皆在王所，一一相见。公主见王病重，不觉泣下沾襟。王谢之曰：“缘尽于此，我死，汝归本国可也。”公主曰：“身既归王，王虽死，我终守此，不忍言归也。”（言亦决烈。）王对之流涕而已。武定五年正月朔，百官入贺，王力疾御前殿，大会文武。忽日色惨淡无光，问：“何故？”左右报曰：“日食。”王临轩仰望，日食如钩，欲下阶拜，不能矣。叹息回宫，（的是病重情状。）病势日重。至初五日丙午，集娄妃、诸夫人、世子兄弟等于床前，以后事相嘱。修遗表，自陈不能灭贼，上负国恩为罪。又嘱娄妃曰：“诸夫人有子女者，异日各归子女就养；无子女者，随汝在宫终身。汝皆善视之，无负我托。”言毕遂卒，时年五十有二。合宫眷属，无不伤心恸哭，惟岳夫人不哭，悄步回宫。世子遵遗命，秘不发丧，诫宫人勿泄。至夜，忽报岳夫人缢死宫中。（心中立定主意，不随人涕泣，烈妇行径自是如是。）妃及诸夫人共往视之，已珠沉玉碎，莫不伤感。遂以礼殓之。后人诗吊之云：

大星忽殒晋阳尘，粉黛三千滴泪新。

碧海青天谁作伴？相从只有岳夫人。

且说侯景料得欢病不起，又与高澄有隙，内不自安，遣人通款于泰，以河南地叛归西魏。颍川刺史司马世云与景素相结，闻景叛，遂以城附。又豫州刺史高元成、广州刺史暴显、冀州刺史李密，景皆诱而执之，尽并其地。继又遣军士二百，潜入西兖州，欲袭其城。刺史邢子才觉之，掩杀殆尽，遂散檄于东方诸州，使各为备。以景反状闻于朝，澄得报大惧，集群臣问计。诸将皆言侯景之叛祸由崔暹，请杀之以谢景，则景不反矣。澄欲从之，陈元康谏曰：“今四海未清，纪纲粗定。若以数将在外，苟悦其心，枉杀无辜，亏废刑典，岂只上负天地，何以下安黎庶？臣以为暹即有罪，不可因是杀之。晁错前事可以为鉴

也。”（侯景久蓄异志，虽杀百逢，岂能使无外叛？元康之言乃合大体。）澄以为然，乃遣司徒韩轨督率大兵以讨景，诸将皆受其节制。澄自景反，颇怀忧惧，留洋守邺，而召段韶归北。谓之曰：“侯景外叛，我恐诸路有变，当出巡抚之，然后入朝。留守事一以相委。”韶再拜。又令陈元康代作高王教令数十条，遍布内外。临行，执韶手泣曰：“我亲戚中惟子可受腹心之寄。今以母弟相托，幸鉴此心，慎勿误我。”言讫，哽咽良久。（外患内变，独力撑持，方知无父之苦。）韶亦洒泪曰：“托殿下洪福，保无他也。”正是：大厦内倾忧未已，强藩外叛祸方兴。未识世子入朝之后，能使内宁外安否，且俟下文细说。

玉壁关之战，东魏竭尽攻城之策，韦孝宽应之有余，卒走高欢，可谓有勇有谋矣。欢当病亟弥留之际，处置大事，议论人材，了如指掌，不愧英雄。不似曾瞒但以分香卖履，盖其奸狡也。高欢已死，诸夫人皆哭，岳夫人若无情者，然乃回宫自缢，长随地下。可知至情发露，不假形貌耳。

第四十八回

用绍宗韩山大捷 克侯景溺水不流



中国通史演义全编·北史演义

话说侯景通款西魏，未见西魏发兵，闻东魏兵至，虑众寡不敌。又遣行台郎中丁和来纳款于梁，请举幽谷以东、瑕丘以西、豫广等处十三州以附。梁主纳之，以景为大将军，封河南王、都督河南北诸军事、大行台承制，如邓禹故事。遣司州刺史羊鸦仁、兖州刺史桓和等将兵三万，前往悬瓠，运粮应接。及韩轨引大军来讨，军锋甚锐，景避之，退守城中。梁之援师不能即来，轨遂围之。景惧，复割东荆、北兖州、鲁阳、长社四城，赂西魏以求救。泰将援之，仆射于谨曰：“景少习兵，奸诈难测，不如厚其爵位，以观其变，未可遣兵也。”（待奸徒只好如是。）左丞王悦亦言于泰曰：“景之于欢，始敦乡党之情，终定君臣之契。任居上将，位重台司。今欢初死，景遽外叛，盖所图甚大，终不为人下也。且彼既背德于高氏，宁肯尽节于我朝？今益之以势，援之以兵，窃恐朝廷贻笑将来也。”（西魏已料及此，惜梁主未之知也。）惟王思政上言：“吾朝图河南久矣，若不因机进取，后悔何及？愿以荆州步骑一万，从鲁阳向阳翟，名为救之，可以得志。”泰从之。乃加景大将军兼尚书令，命太尉李弼、仪同赵贵将兵一万，前往颍川。景恐纳地西魏，梁主责之，又使人奉启于梁，其略云：

王旅未接，死亡交急，遂求援关中，自救目前。臣既不安于高氏，岂能见容于宇文？但螻手解腕，事不得已，本图为国，愿不赐咎。臣获其力，不容即弃。今以四州之地，为弭敌之资，已令宇文遣人入守。自豫州以东，齐海以西，现有之地，尽归圣朝。悬瓠、项城、徐州、南兖事须迎纳，愿陛下速敕境上，各置重兵，与臣影响，不使差误。昧死以闻。

梁主见奏，下诏慰纳之。

且说韩轨围颍川，昼夜攻击不能下。闻西魏援兵将至，谓众将曰：“西师之来，必皆坚利，我人马疲劳，未可与战，不如班师回朝，再图后举。”遂解围去。轨至邺，正值晋阳发高王之丧，布告内外。静帝集文武于东堂，举哀三日，锡（xī 赐给）以殊礼，谥曰献武王。诏加高澄为大丞相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大将军，袭封渤海王，守丧晋阳。封娄妃为渤海王太妃，命高洋暂摄军国之政。以新丧元辅，停兵不发。（略顿一笔。）其时候景见东军已退，赵贵、李弼兵至，扎营城外，又起反魏之心。设宴城中，欲邀弼与贵赴饮而执之，以夺其军。（小人反覆至于如此。）二将心疑不往，贵亦欲诱景入营而杀之。弼曰：“河南尚未易取，杀景反为东魏去一祸也。况梁兵已在汝州，留此则必与战，徒伤士卒，于大计无益，不如去之。”遂还长安。景复乞兵于泰，泰使都督韦法保、贺兰愿德将兵助之，且召景入朝。景是时虽欲叛西而计未成，因厚抚法保等，冀为己用。往来诸军间，侍从绝少，军中名将皆身自造诣，示无猜间。长史裴宽谓法保曰：“侯景狡诈，必不肯应召入关，欲托款于公，恐未可深信。若伏兵斩之，此亦一时之功也。如其不尔，即应深为之防，不可信其诳诱，自贻后悔。”法保深然之，但不敢图景，自为备而已。王思政亦觉其诈，密召法保、愿德等还，分布诸军据景七州十二镇。景于是决意归梁，以书遗泰曰：“吾耻与高澄雁行，安肯与大弟比肩？”泰大怒，乃以所授景之官爵回授王思政。（东兵暂停，正好接叙西师之来，两下许多疑虑。景绝西魏，正好接叙梁兵之援，一时许多曲折，同一笔法。）秋七月庚申，梁将羊鸦仁入悬瓠，景复请兵，梁以贞阳侯萧渊明为都督，进兵围东魏彭城。俟得彭城，进与侯景犄角。癸卯，渊明军于韩山，去彭城十八里，断泗流，立堰以灌之。彭城守将王则婴城固守。澄闻梁围彭城，欲遣高岳、潘乐救之。陈元康曰：“乐缓于机变，不如慕容绍宗善用兵，且先王之命也。公但推赤心于斯人，彼必尽忠效命，贼何足忧？”时绍宗在外，澄欲召之，恐其惊叛。元康曰：“绍宗知臣特蒙顾爱，新使人来饷金。臣欲安其意，受之而厚答其书，保无异也。”澄乃以绍宗为东南道大行台，先解彭城之围，然后讨景。高岳、潘乐副之。

先是景闻韩轨来，曰：“啖猪肠儿何能为？”闻高岳来，曰：“兵精人，岂我敌哉？”及闻绍宗来，叩鞍有惧色，曰：“谁教鲜卑儿解遣绍宗来？若然，高王定未死耶？”（绍宗于诸将中亦无甚大异，欢知其足以敌景，景亦知其足以敌己。又知绍宗之足以敌己，惟欢能知之。岂天生一物必有一物制之，人之于人亦然耶？）冬十一月乙酉，绍宗率众十万据橐驼岬，梁侍中羊侃劝渊明日：“魏兵远来，须乘其未定击之。”渊明不从。旦日，又劝出战，又不从。盖渊明本非将才，性又懦怯，特以梁主介弟，任为上将，进战非其志也。侃见言不用，自领所部出屯堰上。绍宗至城下，引步骑万人进攻梁将郭凤营，矢下如雨。渊明方醉卧不能起，



(身为上将，只图醉卧，焉得不败!)众皆袖手。偏将胡贵孙谓赵伯超曰：“吾曹此来，本欲何为?今乃遇敌而不战乎?”伯超不能对。贵孙怒，独率麾下与东魏战，斩首二百级。伯超拥众数千，谓其下曰：“虏盛如此，与战必败，不如全军自固。”遂不发一矢。先是景戒梁人曰：“逐北勿过二里。”绍宗将战，以南兵轻悍，恐其众不能支，一一引将卒谓之曰：“我当佯退，让吴儿使前，尔击其背。”其时东魏兵实已败走，梁人不用景言，乘胜深入。东魏以绍宗佯退之言为信，争掩击之，梁兵大败。贞阳侯及胡贵孙、赵伯超等皆为东魏所掳，失亡士卒数万。(一败涂地，大失江东体面。)郭凤退保潼州，绍宗进攻之，凤弃城走。捷闻，举朝相贺。澄乃使军司杜弼作檄移梁朝曰：

皇家垂统，光配彼天，惟彼吴越，独阻声教。元首怀止戈之心，上宰薄兵车之命。遂解繁南冠，谕以好睦。虽嘉谋长策，爰自我始。罢战息民，彼获其利。侯景竖子，自生猜贰。远托关、陇，依凭奸伪，逆主定君臣之分，伪相结兄弟之亲，岂曰无恩，终难成养。俄而易虑，亲寻干戈。衅暴恶盈，侧首无托。以金陵逋逃之藪，江南流寓之地，进图容身，诡言浮说，抑可知矣。而伪朝大小，幸灾忘义。主荒于上，臣蔽于下，连结奸徒，断绝邻好，征兵拓境，纵盗侵邦。盖物无定方，事无定势。或乘利而受害，或因得而更失。是以吴侵齐境，遂来勾践之师；赵纳韩城，终有长平之役。矧乃鞭挞疲民，侵軼徐部。筑垒拥川，舍舟徼(jiǎo 求)利。是以援枹(bāo)秉麾之将，拔拒投石之士，含怒作色，如赴私仇。彼连营拥众，依山傍水，举螳螂之斧，被蛄蜥(jié qiāng 蛄蜥)之甲，当穷辙以待轮，坐积薪而候燎。及锋暂交，埃尘相接，已亡戟戈，土崩瓦解。掬指舟中，衿甲鼓下，同宗异姓，縲绁相望。曲直既殊，强弱不等。获一人而失一国，见黄雀而忘深阱(jǐng 陷阱)，诚智者所不为，仁人所不向也。矧侯景以鄙俚之夫，遭风云之会，位班三事，邑启万家。揣身量分，久

当知足。而周章向背，离披不已。夫岂徒然，意亦可见。彼乃授以利器，诲以嫚（màn 轻视，侮辱）藏，使之势得容奸，时堪乘便。今见南风不竞，天亡有征。老贼奸谋，将复作矣。然摧坚强者难为功，摧枯朽者易为力。计其人虽非孙吴猛将、燕赵精兵，犹是久涉行阵，曾习军旅，岂同剽轻之众，不比危脆之师。拒此则作气不足，攻彼则为势有余。终恐尾大于身，踵粗于股，倔强不掉，狼戾难驯。呼之则反速而祸小，不征则叛迟而祸大。会应遥望廷尉，不肯为臣，自据淮南，亦欲为帝。但恐楚国亡猿，祸延林木，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。横使江淮士子，荆扬人物，死亡矢石之下，夭折雾露之中。彼梁主操行无闻，轻险有素。射雀论功，荡舟称力。年既老矣，耄又及之。政散民流，礼崩乐坏。加以用舍乖方，废立失所，矫情动俗，饰智惊愚。毒螫满怀，妄敦戒业。躁竞盈胸，谬治清净。灾异降于上，怨讟（dú 怨言）兴于下，人人厌苦，家家思乱。履霜有渐，坚冰且至。传险躁之风俗，任轻薄之子孙。朋党路开，兵权在外，必将祸生骨肉，衅起腹心。强弩冲城，长戈指阙。徒探雀鹵（kòu 初生的小鸟），无救府藏之虚，空请熊蹯，诘延晷刻之命。外崩中溃，今实其时。鹬蚌相持，我乘其敝。方使骏骑追风，精甲耀日，四七并列，百万为群。以转石之形，为破竹之势。当使钟山渡江，青盖入洛。荆棘生于建业之宫，麋鹿游于姑苏之馆。但恐革车之所輶輶（lìn lì 车轮辗过），剑骑之所蹂践。杞梓于焉倾折，竹箭以此摧残。若吴之王孙，蜀之公子，归款军门，委命下吏，当即客卿之秩，特加骠骑之号。凡百君子，勉求多福。（檄文佳甚。）



当时梁朝士大夫见此檄者，莫不竦然，以纳景为非，而梁主不悟。其后侯景扰乱江南，梁室祸败，皆如弼言。

先是侯景围谯城不下，退攻城父，拔之。乃遣其党王伟诣建康，说梁主曰：“高澄幽废其主于金墉，杀诸元宗室六十余人。河北物情，俱念其主。邺中文武，无不离心。约臣进讨，请立元氏一人，以从人望。如此则陛下有继绝之名，臣景有立功之效。河之南北，为圣朝之邾、莒；国之士女，为大梁之臣妾。”（梁主好大，故景只以大言骗之。）梁主许之。时有太子舍人元贞，本魏宗室，仕于南朝。遂封之为咸阳王，资以兵力，使还北为帝，许以渡江后即位。一应仪卫，以乘舆之副给之。会韩山失律，渊明被掳，乃止。萧渊明至邺，东魏帝升闾闾门受俘，让而释之，送至晋阳。澄见之，谓曰：“纳一人之叛，而失两国之欢，尔主何取焉？倘能复修旧好，当令汝还江南也。”渊明拜谢，澄厚待之。（高澄此时只图杀景，犹冀梁为我助，故待渊明加厚。）

且说绍宗既败梁师，移兵击景。当是时，景退保涡阳，辎重数千辆，马数千匹，士卒四万人，兵力尚强。绍宗乘胜势，鸣鼓长驱而前。士卒十万，旗甲鲜明，干戈森立，直逼贼营。景使人谓之曰：“公来送客耶？欲与我定雌雄耶？”绍宗曰：“欲与尔一决胜负。”遂顺风布阵。景以风逆，闭垒不战。绍宗诫军士曰：“侯景诡计多端，好乘人背，当谨备之。”俄而风止，景命军士披短甲，执短刀，入东魏阵，但低视斫人胫马足。东魏军不能支，遂大败。绍宗坠马，刘丰生被伤，俱奔谯城。（绍宗尚败，可见景之用兵，实非诸将所能敌。）裨将斛律光、张恃显共尤绍宗怯敌，绍宗曰：“吾战多矣，未有如景之难克者也，君辈试犯之。”二人披甲将出，绍宗诫之曰：“即与争锋，勿渡涡水。”二人往，停军对岸。光轻骑射之，景临涡水谓光曰：“尔求勋而来，我惧死而去。我汝之父友，何为射我？汝岂不解不渡水南，慕容绍宗教汝耶？”（侯景实绍宗知己。）光无以应。景使其徒田迁射光马，洞胸。光易马，隐于树间，迁又中树，退入于军。恃显违绍宗之言，恃勇深入，被景擒去。既而以无名下将，纵之使归。光走入谯城，绍宗曰：“今定何如而尤我也？”段韶闻绍宗败，引兵来助战，夹涡水而军。见敌营四旁荒草甚深，潜于上风纵火烧之。景率骑入水，出而却走，草尽湿，火不复然，人皆服景之急智。景与绍宗相持数月，其将司马世云来降，言景军食尽，将欲南走。绍宗乃以铁骑五千，分左右翼，夹击景军。景临阵，诳其众曰：“汝辈家属皆为高澄所杀。”众信之，无不愤怒。绍宗遥呼曰：“汝辈家属并完，若归，官勋如旧。”披发向北为誓。（绍宗知景必以此诳其众，故矢誓言以破之。）景士卒皆北人，本不乐南渡，闻绍宗言，麾下暴显等各率所部降于绍宗。其众一时大溃，争赴涡水，涡水为之不流。景与数骑腹心走峡石，欲济淮。绍宗追之。正是：胜来威力依山虎，败去仓皇漏网鱼。但未识绍宗能擒

景否，且俟后卷再述。

侯景阴险狡诈，人所尽知。故在东魏而东魏生疑，投西魏而西魏不信。杜弼檄文，虽属铺张，却多确论。即梁朝内外诸臣，亦皆以受降为非便，何至梁武入其馥（gòu）中而不觉？非不觉也，好大喜功，明为利掩耳。高王能识之于先，以术驾馭。又能预蓄绍宗，以制其暴横。其胆其识，不止高人一等，不谓之英雄不可也。

第四十九回

烹荀济群臣惕息 杖兰京逆党行凶



话说侯景大败之后，与心腹数骑自峡石济淮，重收散卒，得步骑八百人。南过小城，一人登陴诟之曰：“跋奴欲何为耶？”景怒，破其城，杀诟者而去。先是景叛后，澄曾以书谕之，语以家门无恙，若还，当以豫州刺史终其身，还其宠妻爱子，所部文武，更不追摄。景使王伟复书曰：

今已引二邦扬旌北讨，熊豹齐奋，克复中原，应自取之，何劳恩赐。昔王陵附汉，母在不归；太上囚楚，乞羹自若。矧伊妻子，何足介意？脱谓诛之有益，欲止不能，杀之无损，徒复坑戮。家累在君，何关仆也？

澄得书大怒，誓必杀之。及景败逃，绍宗追之急。景前无援兵，后有追师，大惧。暗使人谓绍宗曰：“高氏之重用公者，以我在故也。今日无我，明日岂有公耶？何不留我在，为公保有功名之地？”绍宗听了此言，暗思：“我与高氏，本非心腹重臣。其用我者，不过为堪敌侯景之故。景若就擒，我复何用？”遂止而不追。（高氏素来不能取信于人，绍宗所以闻景言而不追。然梁室将受其祸，天必不使绍宗去其毒也。）景归梁，梁主以景为南豫州牧。是景日后乱梁张本，今且按下不表。

且说东魏平景之后，河南旧土皆复，惟王思政尚据颍川。澄乃命高岳、慕容绍宗、刘丰生三将引步骑十万攻之。兵至城下，思政命偃旗息鼓，示若无人者。岳等恃其强盛，四面攻击。思政挑选骁勇，骤然开门出战。东魏兵出于不意，遂败走。岳等更筑土山，昼夜攻之。思政随方拒守，乘间出师，夺其土山，置楼堞（dié 堞墙）以帮助防守，岳等不能克。澄知颍川不下，益兵助之，道路相继，费资粮无数，而思政坚守如故。刘丰生建策曰：“颍川城低，可以洧水灌之。既可阻援兵之路，城必崩颓。”（丰生建策以水灌城，而与绍宗先死于水，此其

中亦有数耶?) 岳与绍宗皆以为然。于是筑堰下流, 洧水暴涨, 水皆入城。东魏兵分休迭进, 思政身当矢石, 与士卒同劳苦。城中泉涌, 悬釜而炊, 下无叛志。泰知颍川危急, 遣赵贵督东南诸州兵救之。奈长社以北皆为陂泽, 一望无际, 兵至, 水阻不得前。东魏又使善射者乘大舰, 临城射之。城垂陷, 绍宗、丰生等以为必克。忽然东北尘起, 风沙迷目, 同入舰坐避之。俄而暴风至, 舰缆尽断, 飘船向城。城上人以长钩牵住其船, 弓弩乱发。绍宗赴水溺死, 丰生逃上土山, 城上人亦射杀之。初术者言绍宗有水厄, 故绍宗一生不乐水战, 至是其言果验。高岳既失二将, 志气沮丧, 不敢复逼长社, 以故相持不下。(此处略作顿住, 再将别事插叙。)

先是孝武西迁, 献武王自病逐君之丑, 事帝曲尽臣礼, 事无大小, 必以启闻。每侍宴, 俯伏上寿。帝设法会, 乘辇行香, 执香炉步从。鞠躬屏气, 承望颜色, 故其下奉帝, 莫敢不恭, 及澄当国, 倨慢顿甚。(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。欢之事帝尚要遮人耳目, 是其心犹爱名节也。澄之不及其父远矣。) 使崔季舒朝夕伺帝, 察其动静, 纤悉以告。常与季舒书曰: “痴人比复何似? 痴势小差, 未宜用心检校。” 痴人, 谓帝也。帝美容仪, 膂力过人, 能拔石狮子逾宫墙, 射无不中。好文学, 从容温雅, 人以为有孝文风烈, 以故澄深忌之。帝尝与澄猎于邺东, 弯弓乘马, 驰逐如飞, 澄见之不乐。都督乌那罗从后呼曰: “天子勿走马, 大将军嗔。” 帝为揽辔而还。(身为天子, 一步难行, 可怜。) 又澄尝侍帝宴饮, 绝无君臣之分。酒酣, 举大觞嘱帝曰: “臣澄劝陛下酒。” 帝不胜愤, 曰: “自古无不亡之国, 朕亦何用此生为!” (尚有气概。) 澄怒曰: “朕! 朕! 狗脚朕!” 使季舒殴帝。季舒见其醉, 以身蔽之, 假挥三拳, 澄遂奋衣而出。(无礼极矣, 宜其去死不远。) 次日酒醒, 亦自悔。乃使季舒入宫谢帝曰: “臣澄醉后, 情志昏迷, 误犯陛下, 乞恕不恭之罪。” 帝曰: “朕亦大醉, 几忘之矣。” (只好如此, 措辞亦可怜极矣。) 赐季舒绢百匹。然帝不堪忧辱, 每咏谢灵运诗曰:

韩亡子房奋, 秦帝鲁连耻。

本自江海人, 忠义动君子。

时有常侍侍讲荀济, 少居江东, 博学能文, 与梁武有布衣之旧。知梁武素有大志, 负气不服, 常谓人曰: “会于盾鼻上, 磨墨檄之。” 梁武闻而不平。及梁武即位, 又屡犯其怒, 欲集朝众斩之, 济遂逃归东魏。澄重其才, 欲用济为侍读。献武王曰: “我爱济, 欲全之, 故不用济。济入宫必败。” 澄固请, 乃许之。至是, 知帝恶澄, 密奏于帝曰: “昔献武王欢有大功于国, 未尝失礼于陛下。今嗣王悖乱已极, 陛下异日必有非常之祸, 宜早除之, 以杜后患。” 帝曰:



“深知成祸，其如彼何？”济曰：“廷臣怀忠义者不少，特未知帝意耳。臣请为陛下图之。”乃密与祠部郎中元瑾、长秋卿刘思逸、华山王大器、淮南王宣洪、济北王徽等歃血定盟，共扶帝室。帝从之，然欲纳兵，恐招耳目，乃定计于宫中，假作土山，开地道通北城外，纳武士于宫，诱澄入而诛之。（即令计成，何以善后？济谋亦疏。）及掘至于秋门，守门者闻地下有响声，以告澄。澄曰：“此无他，必天子与小人作孽，掘地道以纳其党耳。”遂勒兵入宫，见帝不拜而坐，曰：“陛下何意反？臣父子功存社稷，何负陛下？此必左右妃嫔等所为。”欲杀胡夫人及李贵嫔，帝正色曰：“自古惟闻臣反君，不闻君反臣。王自欲反，何乃责我？（大义晓然，足穷权奸之口。）我杀王则社稷安，不杀则灭亡无日。我身且不暇惜，况于妃嫔？必欲弑逆，缓速在王。”（侃侃数言，尚有气色。）澄自知理屈，乃下床叩头，大啼谢罪。帝乃召后出见，为之劝解。留宴于九和宫，命胡、李二夫人进酒，宫女奏乐，相与酣饮，夜久乃出。居三日，访知济等所为，乃幽帝于含章堂，执济等诸臣，将烹之。侍中杨遵彦谓济曰：“衰暮之年，何苦复尔。”济曰：“壮气在耳。”因书曰：“自伤年纪摧颓，功名不立，故欲挟天子，诛权臣。事既不克，粉骨奚辞？”澄爱其才，尚欲全之，亲问济曰：“苟公何为反？”济曰：“奉诏诛高澄，何谓反耶？”（凛凛有生气。）澄大怒，挥使执去，与诸人同烹于市。澄疑温子升知其谋，欲杀之。乃使之作献武王碑，碑成，然后收之于狱，绝其食，食敝襦而死。弃尸路隅，没其家口。长史宋游道收葬之，人皆为游道危。澄不之罪，谓之曰：“向疑卿僻于朋党，今乃知卿真重故旧，尚节义之人，吾不汝责也。”事平，复请帝临朝。（忽幽之，忽君之，如呼小儿无异。）

澄隐有受禅之志，将佐议加殊礼。陈元康曰：“王自辅政以来，未有殊功。虽破侯景，本非外贼。今颍川垂陷，反失二将，以致城久不下，愿王自以为功。”澄从之。武定七年五月戊寅，自将步骑十万攻长社。亲临筑堰，堰三决。澄怒，推负土者及囊并塞之。堰成，水势益大，城中无盐，人病挛肿，死者十八九。六月，大风从西北起，吹水入城，城遂坏。澄下令城中曰：“有能生致王大将军者，封万户侯。若大将军身有损伤，亲近左右皆斩。”（亦笼络人才之计。）思政帅率众据土山，告之曰：“吾力屈计穷，惟当以死谢国。”因仰天大哭，西向再拜，欲自刎。都督骆训止之曰：“公常语训等，‘赍吾头出降，非但得富贵，亦完一城性命。’今高相既有此令，公独不哀士卒之死乎？”左右遂共持之，不得引决。澄遣赵彦深就土山，遗以白羽扇，执手申意，牵之以下。见澄，澄不令拜，释而礼之。思政初入颍川，将士八千人；及城陷，才三千人，卒无叛者。（此乃抚字以恩之报。）澄悉配其将卒于远方，改颍川为郑州，礼遇思政甚重。祭酒卢潜曰：“思政不能死节，何足为重？”澄谓左右曰：“我有卢潜，乃